

吴长和他夫人

和他的

惟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

——明·吕坤《呻吟语》

刘明恒◎著



吴县 长和他的 夫人

刘明恒◎著
官场合小说

(责任编辑：吴香梅、张明、李海、王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县长和他的夫人 / 刘明恒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765-126-0

I. 吴…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5524 号

上架建议: 文学·官场·社会小说

吴县长和他的夫人

作 者: 刘明恒

责任编辑: 张丽侠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187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5-126-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郝“政府”的故事 / 1

人事变动 / 43

蹊跷劫案 / 83

人民利益 / 148

吴县长和他的夫人 / 190

门卫牛一氓 / 229

郝“政府”的故事

原载《长江文艺》，《小说选刊》头条转载，《扬子晚报》连载，2008年入选《2007文学中国》权威文学选本。

「 1 」

这天是周末，郝声奎跟随郭锡云县长从温泉市回来已经四点多。下了车他径直向政府办公室走去，远远就听见办公室里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走进政府办公室，他才知道是新调来的副县长李元龙，因派车之事和秘书科长邬晓霞争吵起来了。李元龙见郝声奎来了声调显得更大，他说，你们这不是欺生吗？其他县长都派车，为什么到我头上就没有车了？我好歹也是副县长嘛！邬晓霞不再吭声了，求援似的望着



郝声奎，委屈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了。郝声奎见状忙对李元龙说，李县长息怒。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责任在我身上。然后对邬晓霞说，邬科长，你想法子给调一辆车来送李县长回家。邬晓霞撅着个嘴巴说，我已联系了几家，都没有车子在家，我实在没办法了。郝声奎说，再没车，街上出租车总有吧？邬晓霞靠近郝声奎耳语道，李县长不要出租车，说那掉身份。武汉大学下派来的和邻县调来的副县长，都是坐出租车走的。郝声奎自言自语地说，我看郭县长的车有没有空？让他的车送一下。说完走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就拨。电话通了，他问郭县长车有没有空，郭县长说他有事要用车。郝声奎放下电话，先让邬晓霞去叫辆的士来。然后，他把手一摊面显难色地对李元龙说，李县长，只好委屈你一下了，叫辆的士送你回去。现在正是县政府车辆紧张时期，进来三个县长，调走和退下三个县长，退下和调走的县长车子还没退出来。唐县长正在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尽快把车子退出来。说话间邬晓霞就叫来了一辆黑色桑塔纳。李元龙此刻无话可说，不情愿地上车走了。

李元龙走后，邬晓霞含混不清地发牢骚说，我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县长，当个副县长有什么了不起？几个科员也都为邬晓霞不平。郝声奎听后本来还有些笑意的脸上突然僵直了，吼叫道，扯淡，为县长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委屈的？

郝声奎自担任远山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科长以后，就养成了按时上班的习惯，直到担任政府办公室分管机关的副主任，仍保持着这个良好习惯。政府办公室分管机关的副主任可以说是县政府的内当家、看门狗。常务副县长郭锡云一到办公室，就查郝声奎的去向。县长唐国兴也经常找郝声奎了解情况，布置任务。郝声奎掌握着文件把关大权，执掌县政府、政府办公章，还负责常务副县长分管单位的联络工作，和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工作。因此，找他的人特别多，久而久之便有了“郝政府”这个雅号。

“郝政府在家吗？”人们总这么打探着。每天一上班，郝声奎就像一台分

理机，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务，很快分理出去。每天下班前他有事无事都要到办公室来一下，看看有没有遗留问题，或突发事件。这不还真让他碰上了。

这时，从一楼大厅里传来尖叫声，你们别拉我，我要去找唐县长，救命啊！救命啊！接着是一阵呵斥声，出去！你给我出去！这里是办公的地方，不是你告状要饭的地方。郝声奎闻声走出办公室，朝大厅望去。只见一个门卫，正把一个两腿伤残的中年人使劲地往门外拖。郝声奎一眼就认出那是个体医生刘仁森。刘仁森衣衫褴褛，头发蓬垢，脸色蜡黄，一副叫花子的模样。怎么没一年时间竟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忙制止道，小王，你们快把他放了。边说边跑下楼去，双手将他扶起，扶到门卫室，让他坐下。

刘仁森是个双腿残疾的人。一次车祸，汽车压断了他的双腿。天资很高的刘仁森，发愤读书却没能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回家之后，开始自学医书，获得了行医执照，在自己所在的小镇上行医。边行医边读函授，又获得中医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刘仁森十分注重行医道德，工作一丝不苟，可偏偏有一次出了问题。两年前的一天，他给一位农民看病时，开了一服从县医药公司进来的药，患者服用后突感不适，副作用很大。他仔细查找原因，原来是那药已经变质。患者找刘仁森扯皮，自尊心极强的刘仁森感到无地自容，第二天就拄着拐杖到县药检所对药品进行化验，结果证明那药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于是他立即找到县医药公司，要求赔偿。既为经济损失，更为名誉伤害。哪知县医药公司不把他当回事，爱理不理。刘仁森急了，坐在经理办公室不走。惹怒了公司洪经理，洪经理从街上找来两个混子，威胁他说，你要再赖在这儿，老子就把你的两只胳膊也废了，让你四肢残废。双腿残疾的刘仁森，哪受得这般屈辱，便写状纸到处告状。省、市、县领导都有批示，郝声奎也接待过他，还把县卫生局、药检所、物贸总公司领导找来当面交代过。

想到这里，郝声奎问道：刘医生，你那事还没有落实？

刘仁森提起这事就泪流满面，哭得双肩胛像拉动的风箱不停地颤动起来。他说，郝主任，自从你接待我之后，我去找过卫生局和物资贸易总公司，他们互相踢皮球。我只好又来找政府。你们的人让我把材料留下，回去等消息，一等又是三个多月。再来时我就变成了不安定因素，变成了上访专业户，不让我进门不说，还把我送到收容所去了。

郝声奎听着听着，感到一阵心寒。他那个小镇离县城有20多里路，双腿残疾，靠两根拐杖支撑着走路，来一趟县城是多么不容易啊！忙说：刘医生，你别哭了，怪我们的干部不好，他们不该这么对待你。

刘仁森说：也不能全怪你们的干部，唐县长看到我这个样子，还亲自吩咐手下把我赶到大门外，哪像个县长的样子？对老百姓是什么态度？郝主任，我今天来是想问问，我的事还有没有人管？如果政府不管，我就死在政府大楼前面！要不，我就到医药公司一把大火烧他妈个精光，连同我自己一起烧成灰烬。我这活着还有啥意思呢？

郝声奎说：别说了，唐县长他忙，对你的情况不了解，怪不上他啊！刘医生，你把材料给我吧！我来帮你办。你把号码告诉我，到时我找你好吗？

刘仁森擦了擦眼泪说：郝主任，那我就感谢你了。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也没想让医药公司赔我多少钱，只是我咽不下这口气。人活着都是为了脸面，为了一口气啊！说完就把邻居的电话号码报给了郝声奎。

这时郝声奎腰间的手机响了，他打开手机就听到唐县长的声音。唐县长让他马上到招待所安排两桌饭，说市里来客人了，要他一定参加，还要打大锤，把客人陪好。郝声奎一听说要陪客喝酒脑袋就大了起来。他收起手机对刘仁森说，刘医生，你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腿脚不方便就不要来了，我到时找你。我如果一个月没给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找我。说完这些，郝声奎又吩咐邬晓霞，叫个麻木把刘医生送到家。

郝声奎临走的时候，翻了翻记事牌问，邬晓霞，星期一的县长办公会



准备得怎么样了？邬晓霞说，已经准备好了。郝声奎又叮嘱说，准备好了就好，记住，星期日晚上把每个县长再通知一次。科技副县长通知时，告诉他让他搭车过来。把目前办公室的困难给他说一下，他会谅解的。邬晓霞问，那李县长呢？郝声奎说，用办公室的车去接一下。邬晓霞问，那你们几个副主任呢？郝声奎说，我们都克服一下。郝声奎交代完这些后，就往招待所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妈的，这政府办公室主任真不是人干的。

「2」

这天是端午节。小县城把民族节日看得很重，如端午节、中秋节，虽然没有休息假，但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放假一天。而且这一天还都不会有什么人上门来找，大家都讲敬道。

今天郝声奎多睡了一下，精神一放松，太阳晒屁股了，他还迷迷糊糊地睡在床上没有完全醒来。昨天上午，唐国兴告诉郝声奎，前一段时间省内出现了大面积的旱灾，省政府划拨出三千万扶贫救灾款，要郝声奎迅速拿出灾情报告和灾情实况录像，并说端午节一过就去省里报灾，争取资金。郝声奎说，我们县灾情不算大，录像恐怕……未等他说完，唐国兴不耐烦地说，我说你郝主任啊，事在人为，把往年的资料片找出来不就行了，谁还来检查？郝声奎会意地笑了。昨天，郝声奎把调研室、农业办、农业局、特产局、林业局、电视台的负责人召集起来，碰情况，定基调，分了工。各家都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把需要的情况提供上来了。最后由办公室形成报告。灾情报告出来了，这时已经到了半夜十二点多了。孩子去深圳了，家里只剩下郝声奎和爱人张晓枫。张晓枫把肉包、粽子、咸鸭蛋、米酒都弄好了，喊郝声奎起来吃。郝声奎伸了伸懒腰，看了看钟，已

经八点半了。张晓枫问，今天是端午节，该不会有什么事吧？郝声奎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我还是保证不了没有突发事件。我们是被县长拴在裤腰带上的蚂蚱，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张晓枫说，没事就好，到我妈家去，我弟弟找了个女朋友，今天上门认亲，你也过去看看，参谋参谋。郝声奎戏谑地说，我参什么谋？又不是我找女朋友。张晓枫说，狗嘴吐不出象牙，连我你都对付不了，天天叫苦不迭，老说肾亏。我看你吃了伟哥也不中用。别瞎扯了，你还是去一趟吧，免得我爸说你架子大。郝声奎说，我有架子吗？笑话。张晓枫说，我没说你有架子，你在我面前敢摆架子。可别人说你当个政府办主任就摆架子了。好了，别打嘴头官司了。你到底去还是不去？郝声奎摇了摇头苦笑着说，去吧，夫人说了算。张晓枫说，让你的车跑一趟吧，免得掉你的身价。郝声奎说，算了吧，让人家司机休息一天，过个节吧！张晓枫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抱怨道，就你廉政，你不用，说不定别人早已用去了。

郝声奎夫妇相继出门，在家里郝声奎始终把自己放在三把手的位置上，老婆第一，孩子第二。他们走进岳父家已经十点多钟了，舅弟、姨妹、姨妹夫正在牌桌上激战犹酣，见郝声奎来了忙打招呼，让他上，但又都没有人停下来。郝声奎说，你们打，我不会打。郝声奎说他不会打麻将并不是谦虚，他确实不会打。平时的娱乐活动顶多斗几盘地主，麻将从不沾边。一是因为忙无暇顾及，二是没这方面的嗜好。郝声奎说完就坐到沙发上看起电视来了，调到中央八频道，正在播一个反腐题材的电视剧，刚看出了一点眉目来，手机响了。郝声奎有些意外，心想，这会儿都快吃中饭了有谁来电话呢？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显示屏，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他不想接，就任凭它响着，可它就那么响个不停。郝声奎只好接了，一接才知道是李元龙副县长打来的。郝主任，你在哪里？怪不得有人说郝主任的架子比县长大，我的电话你都不接。李元龙先发制人起来。郝声奎说，我在岳父家，刚才我在厕所里呢！李县长的电话我哪敢不接！李元龙笑着

说，你咋去岳父家揩油去了？郝声奎笑着问，你找我有事吗？李元龙说，你过来吧，端午节和我一起过，我让车子来接你。岳父那里需不需要我替你请假？郝声奎说，既不用请假，也不用车子接，我搭车过来就是了。李元龙说，大主任怎么能搭车呢？不是我说你，政府办主任今后不能搭公交车，有损县政府形象。你说你在哪个地方，我让车子马上来接你。郝声奎说，那就到桂花广场西口吧！说完他忙向岳父岳母告辞。张晓枫嗔怪道，全县也就你最忙，过节都不安宁，尿（酒）少喝点。

郝声奎来到桂花广场西口，一辆黑色皇冠早已停在那里。他一看就知道是烟草局毛局长的车，他一脸迷雾，不知道李元龙县长找他干什么？皇冠很快将他拉到烟草局会议室，李元龙、毛局长几个人正围坐在一张方桌上斗地主，每个人桌面上都堆放着花票子，见郝声奎来了，都收起了花票子，热情地迎接他。李元龙说，郝主任，劳驾你了。本来不想打扰你大主任的，想了想，你来了可以加快办事速度，一次性到位。然后，就把他引到局长办公室谈事。李元龙说，事情是这样的，明天召开一个会议，内容是地产烟促销工作。烟草局已拿出了个促销方案，这个促销方案吸取了兄弟县市的经验，也就是把指导性指标变成指派性指标。文件内容已经拟好了，你在文字上把下关，修改后就发文。说完就让毛局长把文件草稿递给郝声奎。毛局长涎着脸笑着说，郝主任，你们办公室不是后两项工资都没有着落吗？这件事办成了，我每年给你两三万元。李元龙说，两三万元可给办公室解决大问题了。郝声奎说，感谢李县长和毛局长关心。然后就接过文件草稿认真地看起来了。看着看着，郝声奎的双眉就紧锁起来，这个文件把地产烟的销售以任务分配到各乡镇和县直机关单位，以及县直属企事业单位。特别是行政机关，按人头安排，不论男女老少，凡在编干部每人每月都安排了。地产烟销售怎么能这样分配呢？这不是在强制吸烟吗？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市场规律。特别是不抽烟的人也要向他们摊派，哪有这个道理吗？想到这里郝声奎对李元龙说，李县长，我觉得这个

方案欠妥。推销地产烟，向经销人员分配指标是可以的，但决不能向消费者摊派啊！特别是那些不抽烟的人。李元龙听后显出十分不高兴的样子，说，郝主任，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干工作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要是因循守旧，就什么都干不成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文件修改一下，我来签发。出了问题责任由我负，总可以了吧？毛局长见状忙说，郝主任，其他县市也有这么搞的。有李县长挑担，你怕个啥？郝声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坐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对文稿进行修改。他在“远山县2005年地产烟销售意见”中加上了“指导性”三个字，变成了“指导性意见”，另将文中强硬性语气都改得缓和了些。改完后郝声奎对李元龙说，李县长，文件修改好了，你最好还是和唐县长通通气。李元龙不以为然地说，通什么气，唐县长已经明确我分管烟草局了，这点小事还要和他通气？郝声奎就不再说什么了。

酒桌上郝声奎如鲠在喉，吃得不舒坦，尴尬难耐。倒是李元龙喝得兴高采烈，大话连篇。郝声奎感到李县长和自己尿不到一个壶里，就托词有事提前离开了。

离开烟草局，郝声奎没有再去岳父家，而是直接回家了。这个即将出台的文件如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下午烟草局的人要来拿文件头，盖公章了，虽然是以政府办发文，但也代表县政府啊！这事非同小可，我得和唐县长通个气，最好能制止下来。办公室再穷也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样的钱咱不能要。但这样做李县长肯定不高兴，是维护县政府的声誉重要，还是维护一个副县长的权威重要，他心中自然有一杆称。最后他拨通了唐国兴的电话，告诉了他地产烟销售文件的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唐国兴连连称是，说他马上给李县长打电话，这个文件不能发。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郝声奎也没有见到烟草局派人来找他制文件。他知道一场事故制止了。但他得罪了李县长，心里又像石头一样挤得满满实实的，他打算第二天再向李县长负荆请罪。



吳長
他
夫



「3」

早上上班，郝声奎办公室就坐满了找他办事的人。这时常务副县长郭锡云来约郝声奎去参加鸣泉洞旅游风景区开游仪式。郝声奎就向他叫苦，说今天有一大摊子事等着他处理，怕是去不成了。郭锡云很理解郝声奎的处境，正主任不在家，他这个常管机关的副主任可是既当爹又当娘，够他受的了。临走时笑着逗他说，今天可是要发纪念品的呀！郝声奎说，我没有那福分，实在脱不开身，你去吧！郝声奎今天确实脱不开身，有两个急件要签发印制出来，还要去联系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生育外逃户要迅速拿下，二是要帮助联系点推销西瓜，这也是事先约好了的。郭锡云想了想说，本来有个事是想顺道和你聊聊的，你没时间那就以后再说吧！郝声奎忙问，什么事你就说吧！郭锡云说，这儿不方便，到我办公室来。郝声奎就随郭锡云去了他的办公室。郭锡云对郝声奎说，办公室主任路蕾蕾的县长助理批下来了，办公室主任还没确定下来，看来一把手对你心存芥蒂。你要多与他联络感情，还要多长些心眼，不要每天忙于事务。你年纪不小了，关键时刻要把握好。听到这里郝声奎的心忽地悬了起来，产生了一种怦然的感觉。但他性子绵，并没有把心里的情绪泄露出来，而是淡淡地说，谢谢郭县长关心。

郭锡云走了之后，郝声奎的心情乱糟糟的，但他还是理智地把一件件事安排好，把一拨拨人打发走，然后关上门把两个文件审签了。因为县长已签了意见，他只是作些文字政策性把关而已。这时办公室副主任伍必文神秘兮兮地摸进门来，和郝声奎面对面坐着，压低声音说，路主任的县长助理批下来了，办公室主任的位子还空着，这个位子非你莫属，你可要争到手啊！这句话给已经趋于平静的郝声奎心里，又塞进了一团乱麻。

郝声奎1981年大学本科毕业，进远山县政府工作至今已有24年了，光当副主任就有十年的历史。虽然兼外事办主任，是正局级，但与政府办主任相比较就隔着档次了。政府办主任稍微一动，不是副县级，就是享受副县级待遇。上一任主任提拔副县长的时候，大家就看好郝声奎，组织部门也考察了，可结果没他的份，被颇有姿色的女局长捷足先登，也就是路蕾蕾。那时郭锡云也曾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说他内向，只会做事，不善于外交，不善于宣传自己，要他多向唐国兴汇报工作，联络感情，还要他和县委书记加强联系。郝声奎听了心里也着急，可他生就的脾性，不善于阿谀奉承，在领导面前甚至于有些笨嘴笨舌。这次听说路蕾蕾搞县长助理，也只是个过渡，她很快将调到外县去当副书记呢！路蕾蕾的特点是善于走上层路线，在县政府这边，她只认县长一个人，只对唐县长负责，政府办的工作全推到郝声奎身上。好在她对郝声奎放手又放心，还时常给他施些小恩小惠。凡出差回来，总要给郝声奎捎些礼品，什么土特产呀、烟呀、酒呀、衣呀、裤呀，甚至还给他捎过壮阳大补丸。有一次，还给他老婆买了一对金耳坠子。这些倒让郝声奎很受感动。有时忙得怨气冲天，但一想到这些就烟消云散了。这女人嘴巴子特甜，非工作场所，她对郝声奎左一个郝哥，右一个郝哥地叫着，那声音绵绵的甜甜的，叫得亲切又甜蜜，让人听了都生妒意。开始时张晓枫为此事还和郝声奎吵过几次，后来张晓枫也看出，这是女主任使的计，无非是让自己男人贴心贴意为她卖命，并无他意。这种女人哪看得起郝声奎哟！也就不怎么介意了。就在路蕾蕾提拔公示前夕，路蕾蕾对郝声奎表态，她如果离开政府办，这主任的位置非他莫属，她会极力推荐他的。这个女人不知有啥魔力，县委书记、县长都喜欢她。有她这句话，郝声奎心里如同照进一束亮丽的阳光。

伍必文继续说，郝主任，省委庞良贵副书记不是你的同班同学吗？这可是你的一张王牌啊！现在不用更待何时？你马上去找他，让他出面给市里县里打个招呼，莫说政府办主任了，就是个把县委书记、县长，也是

完全有可能的。你说我怎么说你，你这个人有三大不足：一是不求人，二是不善于包装自己，三是不善于联络人。好多人还不知道你有这种关系呢！有时候把你和省委庞副书记的关系在县领导面前亮一亮，还是蛮起作用的。郝声奎说，一个小小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用得着找他吗？那不是用高射炮打蚊虫吗？再说这样的话我实在是张不开口。伍必文说，这有什么张不开口的？我听说有人找过你，通过你把庞副书记的关系拉上了。有这事吗？郝声奎问，你怎么知道的？伍必文说，你就别瞒我了，这个人就是路蕾蕾，她现在受益匪浅呢。郝声奎自叹不如，说，我不是那块材料，你別说了，我心烦。伍必文说，你心烦我也要說，你凭什么不能上？论水平有水平，论能力有能力，论资历有资历，你哪一点不如人啊？你再不上我都替你不服。郝声奎真的烦透了，说，我的事犯得着你替我操心吗？你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这真是老实人说结巴话，气得伍必文哑口无言。

正在这时，邬晓霞进来告诉郝声奎说，那个个体医生刘仁森打来了电话，问你在不在家。我说过去看看。这个电话你接不接？郝声奎忽然感到一阵内疚，他把刘仁森的事给忘了，忙说，接，接。说完就去秘书科接电话去了。刘仁森说，郝主任，你真是个大忙人啊！我知道你忙，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提个醒，没别的事。郝声奎说，我正在督办呢！一有结果，我马上就打电话告诉你。刘仁森高兴地说，还是郝主任把咱老百姓的事记在心上。撂下电话郝声奎心里虚虚的，回到办公室见伍必文还在，忙对他说，伍主任，联系点你替我去一下。刘医生的事我再不处理真的没脸见人了。联系点那个计划生育外逃户要想办法追回，尽管现在是以奖励为主的政策，超生在县政府的点上是绝对不行的。伍必文说，联系点我去，你自己的事要当回事，我是为你好啊！你挪挪窝，我们也好进步嘛！说完走了。

伍必文一走，郝声奎让邬晓霞给药检所打电话，把汪所长找到了，又把物贸总公司聂经理找到了，让他们十点钟赶到县医药公司去，县医

药公司隶属物贸总公司管辖。郝声奎把修改好的两个文件给文书科印制，然后带上文教科王科长直奔医药公司。走进医药公司办公室，汪所长、聂经理、洪经理都在。洪经理涎着脸说，今天是什么风把郝大主任吹来了？郝声奎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替残疾医生刘仁森讨公道来了。洪经理说，一个个体医生用得着大主任这样吗？你就派王科长来，或写张字条来不就得了。郝声奎讥讽地说，我郝声奎有那么大的面子？那我不当县长了？洪经理笑着说，虽说你不是县长，但大家都叫你郝‘政府’呀！敬着你哩！郝声奎没有理睬他，继续说，省信访局、市信访办都有督办意见，你就顶着不办，啥意思？洪经理笑嘻嘻地说，我从来没说过不办呀？一忙就给忘了。郝声奎问，那你什么时候办？洪经理说，现在就办。郝声奎问，咋个办法？洪经理说，赔他千把块钱总可以了吧？郝声奎说，钱不钱是一码事，关键是态度，人家执意要你们认错，要检讨书，要为自己找回声誉。洪经理说，要钱，赔他千把元；要检讨书，没有。残疾人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呀？依了他，巴不得让我们公司把他养起来。郝声奎生气地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做错了事作检讨是天经地义，你反倒有情绪了。你既然是这种态度，那我们就公事公办了。汪所长你说说，医药公司卖劣质药，给别人造成经济损失，该如何处理？汪所长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条例》规定，销售劣质药品，将没收所有药品，并处一至三倍罚款，乃至没收营业执照。造成危害的，追究其法律责任。洪经理，你这事已经通天了，瞒也瞒不过去了。鉴于这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们也不追究你们什么责任，只要你给我们补一份整改意见书就算了。根据受害人的要求和实际情况，我们的意见是给受害人赔偿三千元的经济损失，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写出书面检讨也不为过。聂经理也劝说，洪经理，药检所汪所长已经网开一面了，作个检讨怎么不行呢？知错就改嘛！郝声奎瞅住火候，从包里拿出刘仁森的申诉状，及有关材料，指着上面的批示说，你看看，这里有省、市领导和有关单位的批示，你们一直拖着不办。人总要讲



点良心，讲点人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你们是怎么学的？就因为这事，人家一个残疾人，关了诊所，告状告了一年多，受了多少屈辱？你还说要把他两只胳膊也废了，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若你是刘仁森，你会怎么想？洪经理被众人说得低下了头，托词道，那我们再研究一下吧！郝声奎说，还研究个屁，你是企业法人代表，还做不了这个主？你这不是在耍弄我们吗？为了这点事，还想让我们再跑一趟？洪经理笑着说，欢迎再来，公司虽然不景气，酒还是有喝的。郝声奎说，我们不吃你的饭，不喝你的酒，你就把这三千元钱当做招待我们吃喝的算了。洪经理忽然想通了，说，嗨，我何苦这样呢？算了，三千元我付，检讨书我写。郝声奎说，我就知道洪经理是个爽快人。然后，转身对王科长说，王科长，你用办公室的车去把刘仁森接来，当面鼓，对面锣地把事情了结了算了。又对洪经理说，我说话算话，真的不在你们这里吃饭，你们穷，我们都回去。说得洪经理心里不是个滋味，忙说，你们要真走，那我这钱一分都不给，检讨书也不写了。郝声奎忙说，等把事情办完了再说吧！

大约四十分钟，王科长就把刘仁森接来了。洪经理让办公室把简短的检讨书打印好了，三千元现金也准备好了。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刘仁森从洪经理手上接过检讨书看了看，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了，他激动地对大家说，就为这张检讨书啊！我上访一年多了。要这张检讨书咋就这么难啊！差一点害得我家破人亡。如果没有郝主任出面，这份检讨书怕是拿不到手。郝主任，我感谢你，感谢你们在座的各位。郝主任你是代表人民政府的，我感谢人民政府。我还要制一面锦旗给政府送去。当洪经理把三千元钱送到刘仁森面前时，却被他谢绝了。刘仁森说，洪经理，我不要钱，这一年多为上访我何止损失三千元啊！说真的，若这次再告不发，我就打算把你们医药公司一把火给烧了，再到县政府去跳楼自杀。我为了不是钱，为的是争一口气。在座的人看着衣衫褴褛的刘仁森感叹不已。